

25.01

西山区文史资料选辑

86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昆明市西山区委员会编印

目 录

我参加昆明郊区（原昆明县）

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回忆

陆介福(1)

回忆我在玉案中学时的几件事 杨显忠(26)

掩护和救治红军伤员 刘和扬口述

李星光整理(32)

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 苏培仁(37)

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概况

杨承景整理(40)

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马街地区 苏培仁(50)

第五军在马街地区劣迹点滴 李文源(53)

李根源先生在普坪村 杨承景(56)

芦沟桥的烽火——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

梁炳学(65)

国难经历回顾 王 凤(67)

昆明县立乡村师范学生救亡宣传活动

栗 德(72)

抗日战争中我在西山地区的花灯演出

张应富口述梁宝成整理(80)

- 一九四〇年我在龙潭 梁炳学(87)
- 抗日时期李根源在普坪村 陈述英口述
梁宝成整理(88)
- 抗日时期范石生在王家桥 王志清口述
梁宝成整理(90)
- 抗日时期梁家河救亡花灯宣传片段
夏 祥口述
梁宝成整理(92)
- 抗日时期昆明电工器材厂的救亡活动
昆明电缆厂供稿(95)
- 抗日初期我的教学工作回忆 梁文龙(98)
- 回忆我的母亲 李 镌口述
王 凤整理(102)
- 西山地区部份村落抗日从军小统计
王 凤(106)
- 先父遗话 王文官口述
梁宝成整理(108)
- 忆1938—1939年抗日宣传活动
- 仿张子斋调寄(沁园春) 梁炳学(110)
- 抗日抒怀四首 栗 徒(111)
- 写史有感 王 凤(111)
- 马街发展概略 徐连祯杨承景(112)

也说“春城”的由来	徐振明(121)
我收藏的几张纸币	黄金言(126)
西山区电影发展史话	黄毓恭(133)
高峣今古	徐振明(138)
倪蛻 先生	杨承景(142)
西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	
(辛亥革命以前)	邓德贞(147)
回忆董崇正老师	李实清(152)
劳动模范张国华事略	杨承景(155)
石鼻里考辨	徐振明(160)
鹤峰义学碑记	杨承景(164)
李春华先生事略	邓德贞(170)
绚丽璀璨的绿宝石	
原昆明胜地海源寺、灵源别墅简介	杨凤岗(173)
马街“人行天桥”建成	卢 彪(182)
西山区政协首届委员名录	(186)
编后	(188)

我参加昆明郊区(原昆明县)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回忆

陆介福

我们这一代人，生逢二十世纪中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艰巨而英勇的革命斗争，终于推翻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。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，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新篇章。为了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我们有责任把自己在这伟大时代所经历的那怕是很小的片段，也应该如实的告诉后来者。使大家都知道自己所处现时社会的昨天。更珍惜热爱今天，决心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切；由于我自己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时间很短，经历的事情不多，接触的范围也小，又处于地下斗争环境，当时很多情况不可能全面了解。如今又事隔三十多年，记忆有限，难免有挂一漏万和错误之处，希望当时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

· 1 ·

批评指正。

(一) 解放前昆明县的概况

昆明是云南省首府所在，是全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也是祖国西南边陲重镇，原昆明县是围绕昆明市的郊区。这里居住着汉、彝、白、回、苗等五个兄弟民族，共有一十九万一千五百多人口，九百五十多个自然村。在行政上分设官渡、珥琮、板桥、龙泉、莲德、太渔六个镇，和玉案、北新、灵源、西碧、东波、苍竹、三合、云卫、普自、义舍等十个乡。整个昆明是云南省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，一向是省的首脑人物的亲信爪牙直接控制，依靠各乡、镇土豪劣绅实行严酷的反动统治。经济上各民族广大人民以农业为主，但是，广阔的土地，大部份是属于地主豪绅和城市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有，还有一部份是庙产和公田。广大农民，虽然世代耕耘着肥田沃土，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粮食，除了交租、纳税所剩无几。不少农户连温饱都难以维持。所以，很多城郊的农民，常年进城卖苦力、当帮工、挑扁担、拉黄包车，挣点钱来添补生活；山区农民只有挑柴、卖草、背黑炭，勉强维持极低的生活水

平。再加上连年抓兵派款、苛捐杂税，刮尽民脂民膏，还要敲骨吸髓。广大贫苦的各族人民，长期生活在动乱不安、饥寒交迫的困境；文化教育十分落后，全县只有三所中学（初中）、一所师范，在校学生不到五百人，整个县的教育事业，长期被少数几个迂腐透顶的地主当权派所把持。他们大肆贪污教育经费，教学条件差，质量低。长期压制学生运动，禁锢学生思想，因此很多学生政治觉悟不高，学阀们误人子弟还自以为得计；人民群众的医药卫生条件更不堪言，全昆明县没有一所医院，每遇瘟疫流行，只有等死。如一九四二年缅甸的霍乱症，随着大批难民流传到云南，到处流行，病死的人不计其数。真是万户萧疏，惨不忍睹。国民党反动政府，从来不管人民的死活，旧社会的悲惨生活，实在是罄竹难书。历尽艰辛瘦难的昆明郊区农民，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，日夜盼望着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他们起来斗争，早日得到翻身解放。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在我解放大军压境，全省各族人民，在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的武装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，终于得到解

放。今天，昆明郊区各族人民，虽然在政治上得到翻身，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生产力有很大发展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。但是，决不能忘记过去，应该继续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，努力开拓前进，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（二）一九二七年前后的昆明县农民运动

为了切实弄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昆明郊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，我曾专程拜访过原昆明县知识界的老一辈李实清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）、毕希德（东陆大学学生）两位老人。据他们回忆提供的情况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，在当时中共地下省委领导下，来昆明市读书的一部份郊区青年学生，也曾经在家乡农村开展过农民运动。如南郊七甲的王凤、西郊干沟尾的张存义、夏窑的夏成林、车家壁的毕希德等，在农村串连一部份青年农民，组织农运小组。随后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实行反革命大屠杀。当时伪省政府主席龙云，为了巩固他的反动军阀统治，执行蒋介石的罪恶意旨，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，王凤就是一九

三〇年被捕壮烈牺牲。其余的有的被迫出走（如毕希德）、有的叛变投敌（如夏成林）。刚点燃的革命火种被扑灭了。由于昆明地区反动统治相对强化，因此，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，没有恢复农村的党组织活动。前一段斗争历史虽然很短，可以说只是“昙花一现”，但也是烈士们付出了血的代价，应该为他们记下珍贵的一页，永远纪念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历史已经证明：革命的“野草”是永远烧不尽的，后来终究更茂盛的生长起来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昆明地区在空前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下，党在郊区的农民运动又开展起来了，直到最后胜利。

（三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读书会活动

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，蒋介石一直坚持积极反共、消极抗日的罪恶政策。因此，不到几年时间，祖国大好河山几乎被他葬送光了，最后躲到西南大后方，继续镇压人民、大发国难财。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，在全国人民面前，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反共、反人民、投降卖国、腐败透顶的本质。所以众叛亲离，民心丧尽。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日本侵略军攻占缅甸以后，

继续向滇西进攻，龙陵、腾冲等地相继沦陷，云南省这个大后方也变成了前方。国脉民命危在旦夕，很多忧国、忧民的仁人志士、进步青年义愤填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抗日反蒋的怒火燃遍全中国。当时的昆明，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，以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、学生为主，联合全市青年学生，还有进步教授和社会青年参加开展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发展，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“民主堡垒”，公开和秘密的各种进步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。一九四三年春，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邓贯一（即邓学元）同志为首，串联昆明市银行界的一部份青年职工，组织“读书会”，当时我在兴文银行，参加读书会的有我和傅国栋、王体铭等十几个同志。先后四年时间，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1 学习革命理论，讨论国际国内形势。先后学过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整风文献》、《延安一月》、《新哲学大纲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、以及《论联合政府》等著作。订阅过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等报刊。每星期在自学基础上，组织讨论一次，有中心发言，思想

十分活跃，讨论非常热烈。另外，还请进步教授作指导，先后请教过李公朴讲解放区的教育，周新民讲《论联合政府》。还有一天晚上，在节孝巷某家不用照明的客厅里，听一位从解放区来的同志介绍八路军、新四军在敌后斗争的形势，对大家鼓舞极大。以后读书会的成员，又分别串联发展新的读书会和其它群众组织，借以联系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，壮大革命力量。

2. 组织歌咏活动，先由我们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志，组成昆明市银行同仁歌咏队。后来吸收各界进步青年参加，发展为“昆明合唱团”，教唱革命歌曲。还请全国有名的音乐家赵沅、孙慎等同志指导，并带动发展其他的群众性歌咏组织，间接联系参加各种活动的进步青年更多当时。昆明音乐界已形成三股政治力量，即以我们“昆明合唱团”为核心，形成一股进步的政治力量，广泛传唱革命歌曲，唤醒亿万群众抗日反蒋的革命斗志；国民党三清团也出面欺骗一部份觉悟不高的人，搞一个合唱团。主要唱些粉饰太平的歌曲，甚至唱黄色歌曲，没有几天就垮台了；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“唱诗班”，唱些《圣母颂》等宗教歌曲，

参加的人寥寥无几，实际上整个昆明歌坛，都是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的合唱团所占领。到处大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太行山上》、《延安颂》、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等，所有当时解放区流行的革命歌曲，昆明地区从城市到乡村广为传唱，给人民群众极大的鼓舞。有很多知识青年，都是通过参加唱革命歌曲，激发起革命的思想和斗志，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曾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十几个同志，带着印好的《古怪歌》、《五块钱》等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歌曲，到滇越铁路客车上散发教唱，深受群众欢迎。当我们在呈贡车站下车时，已经把车上的乘客都教会了，通过他们传唱到四面八方。

3. 组织读书会成员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访问。一九四四年邓贯一、傅国栋和我，曾多次到昆明西郊明朗山区和呈贡海晏镇等地，了解农村人民的生活情况，查看昆明与安宁等县交界地区的地理交通情况，设想过万一抗战形势发展有必要在这里开展武装斗争，昆明附近山区与邻县山脉连绵，是游击活动的好战场。

4 印发传单揭露蒋介石的“十万青年十万人”的险恶阴谋。抗战后期，苏联军队在欧

州战场上全面反攻，节节胜利，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好转，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。我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游击武装，在敌后开辟广阔的战场，收复大量的失地；原来蒋介石消极抗战，一向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，随时准备投降，但是，到一九四四年以后，眼看抗战胜利在望，就想阴谋独占胜利果实，恢复他在全国的反动统治。只恨手中可用的兵力不多，所以企图以抗战的名誉，大张旗鼓地宣传欺骗爱国青年参加“青年军”，以补充他发动内战的炮灰。地下党为了及时揭露和破坏他这狠毒的阴谋诡计，布置我们读书会，大量印发秘密传单的任务；当时以我在云南兴文银行之便，利用那里的工具，大量印发传单，通过各种方式，散发到省内外各地学校、机关、厂矿，使很多爱国青年不致上他们的当。后来社会上很多人，都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，“十万青年军”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。

5 利用合法身份揭露地方土豪劣绅的罪行。一九四五年“八一五”抗战胜利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，实现了国共和谈，并签定了“双十协定”。国民党当时

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，也不得不搞点假民主欺骗人民。在各乡镇开展选举，成立乡民代表会。我把这一情况向邓贯一同志汇报后，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来进行合法斗争的机会，借此在基层政权中做些工作，并同意我参加昆明县玉案乡乡民代表会主席的选举，最后在家乡广大人民支持下，掌握了这一合法职位，当即着手：首先清算前几任伪乡长张锷、李殿甲、刘正和国民党昆明县党部书记长张学仁，在玉案乡贪赃枉法、渔肉乡里的种种罪恶行为，他们多年来，借征兵、派款、征骡马代金等各种敲诈勒索的手段鱼肉人民。不几年时间都变成暴发户。张锷还霸占了几十亩乡苗圃，作为他的庄子；张学仁公开贪污明朗地区的全部积谷（公粮），叫农民全部送到他家里，还以“免送昆明、省下劳力”为借口，派各家各户帮他做白工，这些吃人的豺狼，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，可是敢怒而不敢言。通过揭发，深深地激发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。清算工作正深入之际，国共和谈破裂，一九四六年全面内战即将开始，国民党统治区特务到处横行，七月间李公朴、闻一多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，

白色恐怖笼罩昆明。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错误地估计形势，以为仍然是他们可以横行霸道的天下，大肆反扑，进行垂死的挣扎，公然无耻地用血口喷人伎俩，向伪县政府控告我“思想左倾”、“有共党嫌疑”等几条莫须有的罪名。企图以此来摆脱他们被清算的困境。实际上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，当时伪县政府也有暗地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，他们把情况告诉我，当即据理力争，严词予以驳斥，最后以不了了之。鉴于当时总的形势变化，邓贯一同志同意我主动辞去乡民代表会主席职务，银行方面也由于我们是银行同仁会的骨干，抗战胜利后，曾参加领导过反对裁员减薪的银行界罢工斗争，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“金饭碗的风波”。所以兴文银行决定把我和涂超江、那学昌三个，他们认为是“主要的人物”分别调离昆明。邓贯一同志也同意我暂时避过风头。就此，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昆明，到四川宜宾兴文银行。刚开始的斗争也就暂时停下来了，从这一段初步斗争的经验说明，对反动统治政权存在任何改良的幻想，都是错误的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依靠亿万革命群众起来，彻底推翻他们的

反动统治政权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
(四)中共昆明郊区特支和昆明县工委时期的工作

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，一九四八年昆明“七·一五”反迫害、反饥饿学生运动以后，接邓贯一同志的信，要我很快回昆明工作。当我立即辞退宜宾兴文银行的工作返昆时，正值卢汉在南屏街为“中央银行事件”实行大屠杀之后不久，几年不见的春城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，一到昆明就同邓贯一同志联系上，并要求他让我到游击区工作，当时他知道中共昆明市委决定要开展昆明郊区的农民运动，所以他决定把我留在昆明工作，并要我写一份自传，同意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“民青”。具体给我布置在昆明郊区工作的任务，要我回到家乡在群众中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，个别组织串联，组织地下农民协会。随后不久，交给我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，学习后要我写一份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，本人的志愿，并表示同意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。随即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份，向他汇报工作之后，他郑重地告诉我“上级党组织已同

意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”。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。从那天起就把我的党的组织关系转给万荣仁同志联系。随后万因故离开昆明，又把我的关系转给王维彩同志领导。从此，我就在中共昆明市委领导下工作。

昆明郊区在党领导下广泛的农民运动，从一九四八年“七.一五”前后就开始了。当时党动员一部份昆明郊区学生回到本地进行秘密活动，各大、中学校革命青年响应党“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利用假期，纷纷组织到郊区进行宣传工作，组织地下农会。云南大学学生到大板桥、师院学生到官渡，云大附中学生到北郊龙头村一带，昆一中(原昆华中学)学生到西郊红庙、土堆、梁家河等，各地的工作开展得很好。串联一部份知识青年和大批农民积极分子，为后来的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。

全国解放战争到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垮台已成定局，蒋介石还想利用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作为他最后垂死挣扎的基地，然而云南各地在滇桂黔边区工委领导下，游击斗争蓬勃发展，不少县城和广大农村已陆续解放，对昆明已形成